

明清十大家诗选



黄景仁
诗选

李圣华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明清十大家诗选



黄景仁诗选

李圣华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景仁诗选/李圣华选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明清十大家诗选)

ISBN 978-7-02-006715-2

I. 黄… II. 李… III. 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2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3817 号

责任编辑:胡文骏

责任印制:王景林

黄景仁诗选

李圣华 选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2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978-7-02-006715-2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黄景仁(1749—1783),字汉镛,一字仲则,自号鹿菲子,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系出宋代诗人黄庭坚。祖父黄大乐,字韶音,以岁贡生任高淳县学训导。父之揆,字端衡,县学生。仲则生于高淳,四岁丧父,七岁随祖父归武进,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累试不第。乾隆三十六年(1771),入安徽学使朱筠幕。乾隆四十年(1775)游京师,翌年赴津门应东巡召试献赋,钦取二等,遂得校录四库馆。居京师,穷困侘傺,而诗名鹊起。乾隆四十六年(1781)秋,应陕西巡抚毕沅之邀游西安,复进京候铨县丞。乾隆四十八年(1783),为债家所逼,抱病出京,病歿于解州,年仅三十五岁。仲则以诗著称于世,与洪亮吉并称常州“二俊”。清人包世臣《齐民四术》称“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黄葆树等编《黄仲则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下引有关评论材料,未注明出处者,俱见是编)。张维屏《听松庐文钞》叹其为“天才”、“仙才”,以为近求之百馀年以来,其惟一人而已。

—

“才人自来多失职”(黄仲则《太白楼和稚存》,本文所引黄仲则诗文俱出自《两当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清中叶诗坛的繁荣,终不能掩饰这是一个诗人没落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个寒士诗人吟唱的“天堂”。黄仲则为代表的寒士诗人以凄霖苦雨之调自建一帜,构成盛世诗坛复杂的文化景观。

黄仲则一生“好作幽苦语”(《诗集自叙》),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论其诗如“哀猿之叫月,独雁之啼霜”。黄逸之《黄仲则年谱》以为此乃天性使之然。其实,仲则与清中叶大多数苦吟诗人一样,并非专是“为人性僻耽佳句”的,其“哀猿”、“独雁”之调,乃时代使然。仲则生活在社会下层,“一身堕地来,恨事常八九”(《冬夜左二招饮》),弱冠之诗即是“悲感凄怨”,裁冰雪入句,咀嚼生凉。其业师邵齐焘不忍看弟子苦吟憔悴,屡加劝诫,《和汉镛对镜行》题记云:“是汉镛方将镂心铄肝,以求异于众,亦增病之一端也,殊与仆私指谬矣。夫人百忧感其精,万事劳其形,故其神明易衰,疾疹得而乘之,而文人为尤甚。今日所望于汉镛者,方欲其闭户偃息,屏弃万事,以无为为宗,虽阁笔束书,以诵读吟咏为深戒可也。”仲则感所知遇,终不愿放弃不平则鸣的诗歌追求,《杂感》表白说:“莫因诗卷愁成讖,春鸟秋虫自作声。”“并力作诗人”(《耒阳杜子美墓》),这理想是很高的,因为他所处的正是一个诗人没落的时代。

汪佑南《山泾草堂诗话》称仲则自出游后,“诗境为之大变,扶輿清淑之气,钟于一人”。诚如所论,乾隆三十四年、三十五年(1769、1770)的湖湘之游,是仲则诗歌的一个转折。乾隆三十三年(1768),邵齐焘病逝,给仲则带来很大的冲击。他困感知我者已归山阿,益感人生苦郁,故欲借山水来疗忧。第二年游杭州、徽州,抱病杭州时即有意远游湖南。仇养正等人以湘楚道远,且怜其病,劝以勿往。仲则不顾友人劝说,是年冬踏上旅途。诗人至湘江怀屈原、吊贾谊,到耒水拜谒杜甫墓,徘徊低吟,高唱道:“由来骚怨地,只合伴灵均”(《耒阳杜子美墓》),“魑魅天南产,文章地下灵。忧生兼吊古,那不鬓星星”(《寄丽亭》其二)。“楚人调涩无佳韵,好谱《离骚》入管弦。”(袁宏道《又赠朗哉,仍用前韵》)仲则至此,很快对楚调产生了一种偏爱,其诗一变而为凄凉“楚音”。吴锡麒《与刘松岚书论黄仲则诗》称仲则诗旨原本风骚,“清窈之思,激哀于林樾”。所言不虚。

湖湘之游称得上仲则诗歌的第一个黄金期。第二个创作高峰则是客于朱筠幕中的两年间。乾隆三十六年(1771)冬,仲则入安徽学使朱筠幕中,不久洪亮吉亦至。朱筠叹赏二人才华,致书钱大昕、程晋芳说:“甫到江南,即得黄、洪二生,其才如龙泉、太阿,皆万人敌。”(洪亮吉《伤知己赋》,《卷施阁文乙集》卷二,《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年)翌年三月上巳,朱筠率幕宾大会于采石矶太白楼,赋诗者数十人,仲则《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诗成,一时推为擅场。洪亮吉《国子监生武英殿书签官候选县丞黄君行状》(以下简称“行状”)载云:“为会于采石之太白楼,赋诗者十数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顷刻数百言。遍视坐客,坐客咸辍笔。时八府士子,以词赋就试当途,闻学使者高会,毕集楼下,至是咸从奚童乞白袷少年诗竞写,一日纸贵焉。”仲则随朱筠等人登采石,游青山、黄山、齐云山,饱览山水形胜,既有知音的相惜,又有山水的怡情,仲则度过他人人生中最欢快的一段时光。其诗尽情展现飘逸的天才,不过“凄凉”的基调并未改变多少,故飘逸中蕴含着浓郁的苦味,洒脱中有难以解脱的郁闷,笑语中有不易言传的酸辛。

生于江南,遍游吴楚,饱览东南山水,黄仲则又怀着对燕赵山水与幽并之气的向往,久欲北游,然时光蹉跎,未能如愿。乾隆四十年(1775),他决意实现北游的愿望。《将之京师杂别》其一:“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其二:“看人争著祖生鞭,彩笔江湖焰黯然。”诗人一再表白此行无意于功名,之所以北游,是由于自感诗中缺少幽燕之气。洪亮吉《行状》亦载云:“(仲则)故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独恨其诗无幽并豪士气,尝蓄意欲游京师,至岁乙未乃行。”京师之游,确实使仲则诗中多了一些幽燕之气。但他进一步陷于困顿,尤其是移家京师后,心力交瘁,肺病日重,最后在债家逼迫下,抱病出京,客死逆旅。这样的遭遇赋予其诗更浓重的伤感色彩,他想成为“幽燕老将”的理想也随之幻灭了。清人赵希璜因此感叹说,如果仲则不游京师,可能不会那么早就离开人世,《校仲

则诗付梓不觉怆然》其二：“为爱幽并悲壮气，顿教仙骨落尘埃。”当然，应该承认这一现实，如果没有北游的种种痛苦，就不会有仲则更杰出的诗歌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仲则的北游，是他人生的一大不幸，却是诗坛的一件幸事。

这里需要详作说明的是仲则与都门诗社诸子的唱和。翁方纲、蒋士铨、程晋芳、吴锡麒等人在京师结都门诗社，邀仲则入社。仲则与翁方纲、蒋士铨等人交游，不无沾染以学为诗的风气。在学问与诗歌之间，他一度欲废诗而专事考据之学。这其中的原因，除了翁方纲等人的影响外，还包括他欲借此遁世的想法。现实带来的沉重痛苦，使他几不能承受，以至于想逃避到古书中去。这也难怪其诗中忽然少了许多“冰雪”气，而多了几分“虫鱼”味。如《汉吉羊洗歌在程鱼门编修斋头作》等诗，大抵可作“注虫鱼”的文字来看。性灵派的主将袁枚对专事考据之学而轻于诗文的做法表示不满，曾在《答黄生》中批评说：“近日海内考据之学，如云而起。足下弃平日之诗文，而从事于此，其果中心所好之耶？抑亦为习气所移，震于博雅之名，而急急焉欲冒居之也？……子之对文未造古人境界，而半途弃之，岂不可惜？且考据之功，非书不可，子贫士也，势不能购尽天下之书，倘有所得，必为辽东之家，纵有一瓶之借，所谓贩鼠卖蛙，难以成家者也。”（《小仓山房尺牍》）可备诗家一说。总体以观，仲则京师所赋诗多用书卷，但毕竟大多数作品是以情韵为主的，如《桂未谷明经以旧藏山谷诗孙铜印见赠》等诗，俱有可观处，与翁方纲之诗有所不同。

仲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诗人”（章衣萍《黄仲则评传》）。寒士甘于沉沦，既是面对现实的无奈，也是一种自我的人生选择。在一个诗人没落的时代，仲则选择诗歌人生的道路，“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癸巳除夕偶成》）实是雕肝镂肾的痛心之语，而非真正的自悔，故又吟唱：“相将且尽筵前醉，位置吾侪岂在人。”（《丁酉正月四日自寿》）其早逝与“并力作诗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

系。清人朱珪《念奴娇·题黄仲则词后》叹云：“感慨凄凉，尽平生、呕出一腔心血。剩有遗编，才展卷，便教痛深愁绝。”仲则之死既是清中叶诗坛的悲剧，同时也构成了对乾隆“盛世”的一种反讽。

二

袁枚《续诗品·崇意》以为“意似主人，辞是奴婢”，“开千枝花，一本所系”。所论自具道理。不过，黄仲则诗歌在崇意尚情的同时，又推重诗歌艺术手法。诗人感于哀乐，传写心声，独抒性情与高超的艺术手法熔铸一体，构成了其诗歌独特的风貌。

清人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以仲则比行者武松，赞云：“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所谓“杀人”，是指其诗具有摧肝断肠的情感力量。仲则诗凄怆感人，除自抒真情外，还多借助了以哀笔写乐景的手法，每每“逢乐生悲，言欢长叹，对景情呜咽”（朱珪《念奴娇·题黄仲则词后》）。乾隆盛世，对寒士而言，不过是空中楼阁，饥寒流离、失意困顿使其对盛世产生悲观、厌倦的意绪，当馆阁诗人点缀升平之际，寒士则吟唱着凄霖苦雨的心曲。繁华之地是寒士敏于踏入的人生舞台，仲则的笔下扬州、京师等地变成一片萧瑟之处。如《广陵杂诗》绘写扬州阴郁的“暮气”，《九月初二日晓雪》绘写京师的“萧条”，捫去了盛世的华袞，尤其耐人寻味。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重阳诗和除夕诗，如《癸巳除夕偶成》诸诗，将节日欢愉一变为凄凉之境。无疑，以哀笔写乐景不纯粹是仲则个人审美的偏嗜，其中还体现了他对盛世的疑惑和怨愤之情。

比兴是古代诗歌最重要的艺术手法之一，后世诗论家多认为宋代以后比兴已衰。仲则与洪亮吉共倡比兴，不过，他们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欲借此以创新。仲则诗引类善喻，寓兴深微，且所比之物颇多寒微枯败者。大量咏乌诗句，即构成《两当轩集》别一样的景观，如《寒鸦》以寒鸦自譬人生征逐之苦，反复咏叹无衣无褐的

凄凉;《啼乌行》抚景近前,依以拟议,咏叹“人不如鸟能种情”,鞭挞人世的冷漠无情;《乌栖曲》写老乌盼雏归巢的心理,深寓身世之感;《饥乌》形象地刻画出盛世寒士谋生的矛盾心理和尴尬处境。仲则之所以对寒鸦有一种特殊情感,这与他飘零的人生、乞食的生涯与寒鸦相似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寒鸦又是孤独、失意的象征,是灰色调的,仲则借此传写了人生的倦意与寒士的沉沦。这类灰冷色调的作品“真如同在一片歌舞升平、笙鼓齐鸣的景观前剪出一束墨色花絮,从而令人丧气不欢”(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纵观中国诗史,这尚是不多见的。善于比兴,使仲则诗言尽而意无穷,如钟嵘《诗品序》所云“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亦如张维屏《听松庐文钞》所评:“有味外之味,故咀之而不厌也;有音外之音,故聆之而愈长也。”

诗主性情,议论、写实亦不可废,要在性情面目人人各具。仲则诗擅长写实,工于议论。就清代叙事诗而言,其成就几与清初诗人吴伟业相媲美。如《圈虎行》、《献县汪丞坐中观技》等诗以生动的白描和巧妙的议论见长,妙笔生花,措意甚深。《慈光寺前明郑贵妃赐袈裟歌》、《余忠宣祠》等诗一唱三叹,平中见奇,别开生面。清人延君寿《老生常谈》认为仲则歌行佳者可得五六十篇,“本朝此体,几无二手”。诗是心声,不自抒真情,而专求体制、格调,则失之弥远。仲则不屑故作大声壮语,也无意标举妙悟绝尘,诗人感于哀乐,状今人之情、今日之事,《移家来京师》六首、《都门秋思》四首、《别老母》等诗俱是取材近前,笔调写实,下笔着墨了无雕凿痕迹,其真情感人大抵由写实而来,其妙境也正在实处。

乾隆诗坛,无论肌理派诗人,还是性灵派诗人,都喜爱用典使事。肌理派尤甚,以学问为诗,用典浩繁,使事生僻,每自加注脚,多有獭祭之弊。仲则博学多闻,受时代风气影响,亦好用典使事。总体以观,仲则用典使事,和宋人苏东坡相近,精熟先秦诸子及汉魏、晋唐诸史,故随所遇辄有典故供其援引。《两当轩集》之诗用典

使事讲求自然变化,而且领新标异,直欲于前贤之外,另辟一奇,可以说是化板重为清新,给乾隆诗坛吹入一股新鲜的空气。

黄仲则诗歌崇意尚情,不以藻绩为能事,但并不意味其不重用字。仲则与洪亮吉论诗,就曾劝其深心细阅明人高启之诗,“求其用意不用字,字意俱用处”(《与洪稚存书》)。清人刘大观《书黄仲则诗后》评仲则诗亦云:“《悔存》八卷十万字,字字经营出苦思。”概而言之,仲则诗用字有两大特点:一是尖新奇崛,意取新警。他十分钟爱一个“立”字,如《山房夜雨》:“山鬼带雨啼,饥鼯背灯立。”《秋夕》:“羡尔牛女逢隔岁,为谁风露立多时?”《湖上杂感》其一:“不见故人闻旧曲,水西楼下立多时。”《癸巳除夕偶成》其一:“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绮怀》其十五:“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立”字,换言之,即无语、沉思、孤独,这既是诗人飘零孤独的象征,又是深衷渊怀的写照,也是心灵不宁的一种外化。由此来看,仲则诗中“立”字,用意甚深。杜诗善用“自”字,如“村村自花柳”、“寒城菊自花”、“故园花自发”、“风月自清夜”、“虚阁自松声”等,清人薛雪《一瓢诗话》评云:“下一‘自’字,便觉其寄身离乱感时伤事之情,掬出纸上。不独此也,凡字经老杜笔底,各有妙处。”仲则也多用“自”字,如《夜坐写怀》:“作诗辛苦谁传此,一卷空宵手自摩。”《春感》其二:“宫阙自天上,家山只梦中。”这些诗句传写凄凉心境,个性鲜明,颇得杜诗用字之妙。仲则又喜用“谁是”,袁枚《随园诗话》评云:“记黄仲则有禽言断句云:‘谁是哥哥,莫唤生疏客!’尖新至此,令人欲笑!”其实,仲则用字尖新,令人欲笑,而又不免悲从中来,如《太白楼和稚存》:“凡今谁是青莲才,当时诘屈几穷哉!”《何事不可为二章“咏史。”》其一:“父人复人父,谁非竟谁是?”“谁是”一词是诗人失路的痛哭,也是对上苍发出的质问。二是用字寒瘦苦涩。宋人黄庭坚诗如“药中峻品,以僻涩新奇之制,起陈腐恬熟之病”(《静居绪言》,《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仲则系出黄庭坚,以“涪翁之后身”(《送冯鱼山庶常归

钦州》)自任,远承祖法,下字用语,亦以寒瘦苦涩见长。检《两当轩集》诗,扑面而来的便是病马、病妇、病骨、人鬼、残灯、断梗、断魂、残星、残阳、暮气一类的衰飒之语,气韵幽冷,怆人心神,而且味如橄榄,使人回味无穷。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二云:“写景易,写情难。写情犹易,写性尤难。”无疑,仲则用字尖新奇崛、寒瘦苦涩,臻至妙境,正鲜活地体现了诗人的个性。

三

黄仲则诗深受人们的喜爱,有关赞誉之辞不暇引述,包世臣、张维屏的说法即颇具代表性,这里需要指出如何评论有关黄仲则诗歌的质疑之论。

所谓“礼法仇狂士,乾坤侮隼人”。黄仲则其人其诗在清代也受到不少误解和质疑。严迪昌先生《论黄仲则》曾经指出仲则是一位“在‘天才’的赞誉声中被曲解了的诗人”。翁方纲、毕沅等人赞赏其才调,却不免慨叹其“卒以不自检束”(毕沅《吴会英才集小序》),以至于昆仑玉碎。清代不少论者还以为仲则之诗超逸有馀而博大不足。张维屏曾对此进行驳斥,《听松庐文钞》云:“子之意,必以多用书多数典而后博乎?必以袭杜、韩之貌,学明七子之声,而后为大乎?”以上批评,大抵属于善意的“误解”。更有甚者以为仲则耽酒好色,其人“不足重”。张维屏《听松庐诗话》亦为之辩解说:“至仲则亲老家贫,穷愁抑塞,念念不忘将母,乃欲谋升斗之养,而不获遂其志。卒至饥驱奔走,客死他乡,吾方悲之不暇,又何暇以礼法绳之耶?”

在有关的争议中,翁方纲与洪亮吉的冲突也值得一提。黄仲则去世不久,翁方纲为其编刻《悔存诗钞》八卷,从千馀首诗中删得500馀篇,并在序中指出仲则诗只有经过“严删”,始能传世。洪亮吉看法颇不相同,力主将仲则诗全编付之剞劂。翁方纲深感不满,

《致洪亮吉手札》云：“然仲则之诗，必如此严删，乃足传之，若全付阙，则非所以爱之矣。恳吾兄速致札关中，暂停梨枣，则弟即将删本寄去，否则此删本煞具苦衷，亦不肯轻以示人也。”洪亮吉未能苟同，《刘刺史大观为亡友黄二景仁刊悔存轩集八卷工竣，感赋一首即柬刺史》诗云：“检点溪山馀笠屐，删除花月少精神（注云：诗为翁学士方纲所删，凡涉绮语及饮酒诸诗皆不录入）。”（《卷施阁诗》卷十八）应该说，如果仲则全编不传，仅有《悔存诗钞》传世，其“性灵”难免要被“抽空”，变成一副空架子，我们今天恐怕就很难认识其诗其人的真面目了。

四

黄仲则一生赋诗甚多，嘉庆间赵希璜、郑炳文编刻《两当轩诗钞》十四卷，存诗 850 余首。咸丰八年（1858），黄志述所刻《两当轩全集》，收诗 1072 首，后世刻本多沿仿此本。1983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李国章先生校点《两当轩集》，以光绪本作底本，并补收光绪本漏刻诗 8 首。其实，仲则现存诗仍只是他一生创作的少数。洪亮吉《行状》称仲则歿后篋中诗“篇幅完善者至二千首”。即使这 2000 余首诗，也还是诗人删存后的数字。清人汪启淑《鹿菲子小传》称仲则“年始二十余，得诗已二千余首”（《续印人传》）。乾隆四十年（1775），仲则在《诗集自叙》中说：“恐贫病漂泊，脱有遗失，因检所积，十存其二三，聊命故人编次之。夫幼之所作，稍长辄悔，后之视今，何不独然。”据此以推，仲则一生赋诗当远在 4000 首以上，以其三十五年的生命历程和几近二十年的创作生涯来看，这个数量是惊人的。

清代诗歌浩如烟海，编纂《全清诗》尚是一个杳杳无期的工程。清诗选本的编集也非易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时代距离我们太近了。唐诗在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检汰后，优劣区分较

易。而编选清人之诗,尚是检汰清诗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些初步尝试。所以,我们主张多撰写几部清代文学史,编刻一些作家之集,这将有助于清代文学的传播和研究。

翁方纲编刻的《悔存诗钞》只是一个选本,“凡涉绮语及饮酒诸诗皆不录入”,当时就遭到洪亮吉的强烈反对。毕沅《吴会英才集》、王昶《湖海诗传》、张应昌《清诗铎》、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俱收录黄仲则不少佳作。今人陈永正(止水)先生编选《黄仲则诗选》(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初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再版),选诗103首,详加注解,对仲则之诗的普及多有贡献。本次编选《黄景仁诗选》,以李国章校点《两当轩集》为依据,参以其他刻本与选本,选诗348首。有关录诗的标准,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严迪昌先生不赞同选本陈陈相因,曾经提出“新,美,活”的编选准则(《元明清词》,天地出版社,1997年)。本次诗选,亦是以“新,美,活”为则。其二,在文学史视野观照下,选诗力求较全面地反映仲则创作的实际,如大量选录《悔存诗钞》摒弃的“涉绮语及饮酒诸诗”,盖因这类诗能见仲则的真性情;选录不少以学为诗的作品,是由于这些诗是其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书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周绉隆先生和责编胡文骏先生的关心和支持,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选者水平所限,书中缺点错误当存在不少,祈请读者教正。



目 录

前 言	1
少年行	1
秋夜曲	1
十三夜	2
秋夕	3
登千佛岩遇雨	3
游白沙庵僧舍	5
感旧(四首选一)	5
观潮行	7
后观潮行	9
雨后湖泛	11
杂感	11
莫打鸭	12
春夜闻钟	13
客中清明	14
检邵叔弓先生遗札	14
花前曲	15
焦节妇行	16
道旁废园	17
遇伍三	18

遇故人	19
醉醒	19
客中闻雁	20
衡山高和赵味辛送余之湖南即以留别	21
月下杂感(二首选一)	23
江行避潮戏成	24
甬江舟中看山甚佳	25
和仇丽亭(五首选二)	26
夜泊闻雁	27
湘江夜泊	28
僧舍上元	28
感旧杂诗(四首选一)	29
寄丽亭(三首选一)	30
耒阳杜子美墓	31
洞庭行赠别王大归包山	32
把酒	34
夜与方仲履饮	35
春夜杂咏并序(十四首选二)	35
登衡山看日出用韩韵	36
江上夜望	38
黄鹤楼用崔韵	39
汉江晓发	40
晚泊九江寻琵琶亭故址	40
重九夜偶成	43
骤寒作	43
冬夜左二招饮	44
寒夜检邵叔平师遗笔	46
二十三夜偕稚存、广心、杏庄饮大醉作歌	47

一笑(一笑加餐饭)	49
别老母	50
别内	50
二道口舟次夜起	51
舟夜寒甚排闷为此	51
当涂旅夜遣怀	52
一笑(一笑陶然醉)	53
送春三首(选一)	54
杂诗(谋欢知几日)	55
春暮呈容甫	55
偕容甫登絳雪亭	56
三十夜怀梦殊(二首选一)	58
短歌	58
太白墓	59
夜坐写怀	62
梦孤山	63
夜坐述怀呈思复	63
杂诗(二首选一)	64
寄王东田丈	65
夜坐怀维衍、桐巢	67
十一夜	68
立秋后二日	69
夜起	69
金陵杂感	70
中元僧舍	71
金陵待稚存不至,适容甫招饮	72
雨花台	73
秋兴并序(二首选一)	74

偕稚存登鸡鸣山	75
旅夜	76
稚存归索家书	77
子夜歌	77
金陵别邵大仲游	78
不寐	79
新月	79
客夜忆城东旧游寄怀左二	80
山寺偶题	81
太白楼和稚存	82
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	83
虞忠肃祠	85
辛卯除夕	87
杂诗(叔季交道薄)	88
赠万黍维即送归阳羨(二首选一)	90
大雨宿青山僧寺“即谢公宅。”	91
春暮	94
武陵吴翠丞降乩诗仿其意为此	95
重至新安杂感(四首选一)	96
春城	97
啼乌行	98
墙上蒿	99
门有车马客	100
冬夜	101
山铎	102
慈光寺前明郑贵妃赐袈裟歌	103
天都峰	105
铺海	107